

谈古体诗词在当代文学中的命运及其写作

□ 马明高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话十分深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有谁能知道，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至新世纪，至中华文化复兴的一零年代，古体诗向衰落伍、沉寂、寥落走向复兴、繁盛，成为当下引人注目的重要的文化景象之一。由此可见，这“世情”、“时序”是多么得厉害！那是什么呀？那是历史的车轮！不要以为“人民”的力量多么伟大，在历史境遇具体中的“人”，往往都成了去掉复数的人，这时候的“人民”是不会搭理你的。因为“人民”向来就是一个“趋势附势”、“欺软怕硬”的庞然大物。跟上“世情”、“时序”，你就是“人民”，否则，你就成了一个又一个孤伶伶的“人”了。古体诗词的命运，正是如此。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不是启蒙，就是救亡，一古脑儿，纷纭而至，人还管不了了，谁还顾得上文化？文化这家伙顽固得很，都是历史的积淀与文明的累积，都拥挤在古纸堆老建筑过时服饰和旧风俗里，都是不惹人亲近的老古董，那里像政治和经济都是由时尚时时髦组成的女郎帅哥小鲜肉，那个不棒？那个不迫？在这样的“世情”与“时序”中，尽管写“新世魂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的康有为，写“尘消百尺瀑，心断一声钟”，“春风不动秋千索，独上红楼第一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毛泽东等等，都是写一手好古体诗词的伟大人物，都要预知“世情”和“时序”，带领“人民”走进“新时代”，那里顾得上古体诗词呢？那只能是“革命”与“创新”闲暇时光里的个人业余小爱好。就这样，从《诗经》三百首、屈末楚骚、建安风骨、陶谢田园山水诗、盛唐气象、宋词高峰、元明戏曲一路走来的古体诗词渐渐死寂了，被新文学运动激活的白话诗，一百年间，让古体诗词以及戏曲等压韵合体性“古”的其他文类“望尘莫及”。从白话诗、打油诗、新体诗，到新诗，自由诗，现代新诗，再到新潮诗、先锋诗、现代诗，再至现代汉诗、新汉诗、汉语新诗，甚至华语诗歌、中华诗歌、当代诗，以及最新的“新代诗”，呼风唤雨，占尽了风头，成为“世情”、“时序”与“新时代”的“宠物”。

其实，中国古体诗词从来就没有死。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是北大造就的。北大，其实才是激进的西化、革命与极端保守，保古两极对立在兼容并包原则下的同时并存。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个清华。清华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显得中庸稳妥。清华，在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上，基本上是融通中西，把中国和西方连接起来加以融通，力图吐纳中西，再造文明。因为，清华是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建起来的，从进入清华接受英语教育，到完全置身于英语的文化语境中，使得清华的爱国主义与北大将爱国主义同激烈的反传统联系在一起不同，而是肯定中国的文化符号。清华又不可能像北大的保守势力那样反对西方文化。因为他们学习的就是西方语言文化。因此，清华文化就自然地成了清华的宿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传统下，钱锺书不看重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更注重新中西文化的类同与会通。在这一点上，他和清华前辈吴宓、梁实秋等人是如出一辙的。1942年他在《谈艺录·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正是其《谈艺录》到《管锥篇》所有学问的总纲。在《诗可以怨》中，他认为中国“诗必穷而工”的诗歌传统与西方对悲剧精神的推崇是一致的。他在钟嵘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中看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他的大著《谈艺录》与《管锥录》，本身就是一种奇异写作的创造。这是两部全部用文言文写就的、却夹杂着大量西方语言的，以讨论中国古典学术为线索，广引英、法、德、意、西等多种语言文献的洋洋世界文化著作。先生就是在这些文言文与西洋文之间，寻找共通的文化心理与审美共性，实现中西文化的相互印证，从而达到文化会通的目的。

钱锺书从少年到晚年，写下了大量的四言诗、五七言绝句、律诗，以及古风等各种文体形式的古体诗词，而且在古体诗词创作上要比鲁迅勤快得多。《槐聚诗存》中，仅1940年就创作了30首长短不一的古体诗词。他还在长篇小说《围城》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讽刺新诗。但是，现在对钱锺书的研究，几乎都忽略了对他的古体诗词的研究。先生的古体诗多是唐诗与宋诗的结合，但艺术风格更倾向于宋诗。这也

是他为什么提醒人们注意宋诗的原因。他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性”。以诗论诗是宋诗的传统，先生的古体诗中也有以诗论诗的诗。

毛泽东主席一生强调不断革命，但在新诗与旧诗之争中，却也是异常坚定地站在旧诗一边。1949年之前，他为了团结新文学阵营的诗人，还曾经赞美过一些诗人的新诗。1949年之后，他就开始旗帜鲜明地看不起新诗。他说他不读新诗，给他一百块大洋也不读。

近现代历史上，有过好多古体诗词大家，诸如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于右任、吴芳吉、郁达夫、聂绀弩、夏承焘、唐玉礼、钱仲联、赵朴初、启功等等，都创造出了不少可以留传下来的“盖世绝唱”。

1940年，钱锺书在《愁》中写道：“我愿无愁不作诗”。先生的好多古体诗，都是书写思乡与愁怨的。1935年的《牛津公园感秋》写道：“无主游丝袅夕阳，撩人一缕故悠扬。回肠九结心重结，输于风前自在长。”1938年的《哀望》曰：“白骨堆山满白山，死亡鬼哭亦吞声。熟知重死胜轻死，纵下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尚贵恨，无为积气本无情。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从古人以“工”来论诗好坏的角度来讲，先生的诗很合“工”的标准，不押险韵，平仄规范，对仗工整。但是，先生的古体诗的缺憾，正在于他自己说的文士式的“雕章琢句”。

毛泽东的古体诗词给人最大的特点，却是大致遵循诗词格律，不属于“雕章琢句”，总是饱含激情，挥洒写意，笑傲古人，豪迈万里。正如诗人艾青1941年在《毛泽东》一诗中所写：“是带论家、诗人、军事指挥者，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他对世界格局与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三：一是他在陕北窑洞油灯下书写而在全中国缔造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二是他的文章；三是他的古体诗词。他不像好多国内外对毛泽东研究的那样，他不仅仅是受马列与苏联对其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古老智慧对其文化性格的塑造。先生不但精通中国的政治智慧，而且在诗词上也是笑傲古人，至少在古体词上，是千古豪放派的集大成者。尽管古代的皇帝大都有闲暇时写诗赋词的爱好，诸如汉高祖有《大风歌》，汉武帝有《秋风辞》，唐代好多皇帝写诗，宋代皇帝的赋词更是惊叹世人，清代的皇帝一生创作了4万余首诗词，但他们没有一人在诗才上盖过毛泽东。那首40年代轰动山城重庆的《沁园春·咏雪》，至今读起来，都是中外千古绝唱。再读他的《沁园春·长沙》《采桑子·重阳》，再看《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都是放诸古今诗词中的上品，艺术性与审美性均不在《沁园春·咏雪》之下。你看那首《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兹裁截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等古体词根本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学者能够写出来的。这首词将古代神话与诗人的远大志向、丰富想象力神奇地结合在一起，正如他上个世纪40年代对美国记者斯诺所讲：他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惟其如此，他的古体诗词才显得如此自由豪迈，仿佛古典诗词的格律也无法约束他那如海的豪情与为山的壮志。

范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强调“以意为主”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原则。一则，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站在更高的文化高度，重新审视古体诗词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旺盛生命力，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应当给中国古体诗词一席之地，激励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再生；二则是古体诗词的创作者，要正视自己的问题，如何用旧瓶装新酒，写出能够反映当代火热现实生活的真诗，如何让当代的古体诗词创作获得文化精神上的现代性，真正写出当代社会与现实的“盖世绝唱”。毛泽东主席的写作经验也启示我们：古体诗词的写作，不能因循守旧，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附庸风雅，不能拘束于形式格律，不能计较于尺寸得失，不能满足于“雕章琢句”，而要付出真情，写出真景、真情、真志。只有如此，才会有真诗，才会不失真率自然之妙，才能真正写出“新时代”的“盖世绝唱”。

天空的风筝因为有线牵着，才能飞得高飞得远。人何尝不是这样，走得再远总会有根线牵着，那就是故乡。一切的初始，无限的循环，故乡这种天然的“血缘”联系，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热恋。

小时候，家乡就在汾河西畔，虽然离河岸还隔着一个村子，但对河的印象就是从这条滋养着英雄故乡热土的母亲河开始的。看着那流淌的河水，想着远方的大海，给童年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春天，汾河水从渠道流到地头，流来了农家的希望，老农额头上又多了一份祈盼；夏天，人们在河里游泳嬉闹，流过了阵阵欢笑；秋天，丰收的农民摸一把汗津津的脸，再把汗衫在河水中甩一甩，一身的疲倦随河而去；冬天，孩子们跟上农闲的后生们，坐在自制的溜冰车上，在结冰的河面上来回穿梭。

那年，我从汾河岸，走出了家乡，走进了外面的学校。

汾河承载了我对故乡的几多眷恋，几多思念，几多牵挂，那里有父老乡亲，那里有亲朋好友，那里更有父母姊妹。不管在什么地方，每当我路过汾河，总要多看几眼，毕竟那是流过家乡的河流。

随着人的行走范围扩大，故乡的概



难忘“三难”

□ 维小平

我的故乡呼家山，是坐落在晋西山区黄土高原腹地马头山北麓的一个小村庄，自古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在过去曾经是有名的吃水难、出行难和娶媳妇难的“三难”村。

吃水难

故乡虽然人少地穷，落后偏僻，却因了吃水难在方圆几十里内名声远扬，妇孺皆知。

我小的时候，村人最愁肠的事情，莫过于吃水难了。那时候，浑村的人畜饮水，全靠村底大沟里的两个大石窟。这两个天然石窟，一个叫饮牛窟，另一个因形状像一口大水瓮，所以叫石瓮子。夏季山洪过后，石窟里蓄满了水。赖于大自然的恩赐，石窟水就成了村人的天然水源。那时队里的牛羊都要去窟里饮水，在窟边歇晌，所以窟水里常常飘着密密麻麻的羊粪蛋，人们就拨开羊粪蛋把水挑回家直接饮用。有时候，揭开水瓮还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羊尿味，人们戏称我们吃的是羊尿水。

到了冬季，窟里的水结成了厚厚的冰，人们便把冰凌打回家吃冰凌水。此时，生在州川的孩子们也许正在冰面上玩游戏，而山里的孩子们，则需跟上大人学会打冰凌。那时气候寒冷，孩子们一边哈着冻得通红的小手，一边使出吃奶的劲儿，挥动斧头把冰凌砍成一块一块的长方形，然后装入筐篮挑回家。煮饭时需先将冰凌放入锅里融化成水，然后再把水中的杂质过滤掉，工序比海水淡化还要复杂。严冬时节，家家门前的背阴处，都贮存着一垛一垛的冰凌块，成为农家院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冬里还有冰凌吃，到了春季可就艰难了。山里的春天，早魔肆虐，地上冒烟，田里不苗枯萎，沟里水窟见底，这时连“羊尿水”也干涸了。没办法，人们只得翻山跳沟，到七八里远的邻村去挑水。那时生产抓得紧，人们只能趁擦黑早晚的空儿，“披星戴月”去挑水。人口多的人家，还得和生产队长告假，专门腾出一个人来误工去挑水。生产紧张时，就连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也全部上阵，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到处都是挑水的，真是一路水滴一路汗，有人形容“挑了的汗比挑回家的水还多”，真是说得一点不假。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政府的支助下，家家户户打了旱井，吃水难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 梁大智

念也在扩大。在外地工作的，把工作地作为第二故乡；到了外省时，山西老乡都把山西作为自己的故乡；在国外，祖国当然是我们的故乡。我想，也许将来的故乡就是那轮明月照亮的地方。

其实，故乡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那些城市、村庄、巷子、田野、河流应该是熟悉的，可它的文化、历史以及那些“集体记忆”，我们是否也熟悉呢？

我想，我应该给故乡写点东西。2013年，我采用130多种不同的长调词牌，为山西省的每一个市、县、区各填写了一首长调词。这就是列入山西省图书出版重点项目的《晋风词韵》，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打造成了一本精美的地方文化图书。《晋风词韵》的创作过程，让我真正感受到“表里山河”的山西，不愧是华夏文明摇篮，是“中国古代文明博物馆”。2014年，一本以“锦绣吕梁”“山水吕梁”

放飞故乡的风筝

“文化吕梁”“特色吕梁”“英雄吕梁”“四季吕梁”版块组成的《吕梁词韵》，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年,我采用200多种不同的长调词牌,咏赞了山西省的200多处旅游名胜。这本《晋名胜词韵》获得了“人说山西好风光”旅游文化创意大赛二等奖,2017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2016年开始,我把写作的注意力集中到故乡水文。水文是个值得骄傲的地方,自古民风淳朴、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古有一代女皇武则天,宋朝名将狄青,今有女英雄刘胡兰,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形成了“生态文化”“女皇文化”“汾河文化”“红色文化”四大文化品牌。我们相邀去苍儿会,感受“生态九塞”的风貌;相约到世泰湖,体验“江南水乡”的韵味;一起赴汾河,追寻各种水鸟的身影……汾河里飞来飞去的白鹭、苍鹭、野鸭、海鸥、白鹳等水鸟,在绿草碧水中嬉戏着,欢叫着。草水相环的河滩上

有几群牛羊在悠闲吃草,一片片河滩农田,一湾湾河畔鱼池,还有那湿地公园的池塘里早早开放的莲花。忽见一群飞鸟腾空而起,向着太阳飞去……这些文字和图片,记录了我在故乡行走的足迹,结集为《遥望故乡》。

2017年,我先后主编了两套丛书,一套是《河汾文丛》,这套丛书包括《三晋名胜词韵》《婚嫁》《倚着闲窗数落花》《韵染年华》《福祥斋诗文集》《千树河头雪作裳》《月下听香》共七本。另一套是《文心书丛》,包括《遥望故乡》《问耕风骚》《绿土》《大陵拾贝》《我的父亲母亲》五本。这两套丛书用不同的体裁,从不同的角度,抒发故乡情怀,表达故乡文化,记录故乡乡愁。

艺术离不开生活,生活离不开故乡。2017年,我写给故乡的《三晋名胜词韵》《月下听香》《遥望故乡》三本书相继出版,权且为我给故乡放飞的风筝吧……

想望(外一首)

□ 郭文兵

来吧,朋友
来看看我的家园
这清清浅浅的溪水
这树绿鸟鸣的小山
错过了桃花盛开怕什么
我们可以沏一杯新茶
慢慢地品着
看一群小鸡跟在母鸡后面
在草丛里时隐时现

母亲的饭熟了
小葱拌豆腐
新韭炒鸡蛋
黄瓜儿几根
西红柿一碗
长长的拉面你尝一尝
是不是有麦子特有的香

这样的日子还得许多年
等我从车水马龙的街市
再回到安静的村庄
等我清理了老院的杂草
重新盖窑洞几间

来吧,朋友
姑且到我这高楼的缝隙里
来喝一杯好茶吧
这明前的新芽里藏着春天

自来水的味儿太霸道了
今天试试这一款桶装水
这茶怎么还是索然无味呢
我好想喝一杯甘冽的泉

脚步

总是有一些脚步
响在心头
总是有一些脚步
让人回顾

越来越近了
或者
越来越远了
何须说一直向着自由

风儿的脚踪在紫丁香叶子上
又踩过我的肩头
秀发随风而去
胡须正是越剃越稠

时光漫(外一首)

□ 曹对龙

门前铺满阳光
同茶盏诉说一段过往

屋檐望向月亮
用咖啡浸泡淡淡的伤

在龟裂的字格内青黄不接
为一条干枯的河流彻夜不眠

心是举目无亲的小鱼呵
圆于最后一方家园

左手长风,右手岁月
荒草渐离离

再听李健《贝加尔湖畔》

始终不曾忘记
那一抹蓝色。多年以后
你仍是那个少年
如风,如月,如轻如薄雾
如梦里一带苍苍山色

只愿一个人,一堆篝火,一个长夜
声音足可以让耳朵怀孕
我也是个少女
春水一样

